

第二七〇册

明倫彙編
官常典
勸學部

二三一
(卷)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三



勳爵部彙考二十九

周十五

秦三

官常典第一百五十七卷

勳爵部彙考二十九

周十五

秦三

赧王五年秦韓會于臨晉誅蜀相壯伐義渠丹犁

按史記秦本紀武王元年與魏惠王會臨晉誅蜀相

壯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伐義渠丹犁

赧王六年秦初置左右丞相

按史記秦本紀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擇里疾甘茂爲

左右丞相

赧王七年秦韓會于臨晉伐韓宜陽

按史記秦本紀武王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晉外武王

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其

秋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

赧王八年秦拔宜陽魏太子朝于秦秦伯蕩蕩弟稷

立以魏冉爲將軍

按戰國策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闢

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

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

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河西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爲多張儀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爲抑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薄必疾則

茂事敗矣秦王語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爲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

按史記秦本紀武王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魏太子來朝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

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臘八月武王死族孟說武王取魏女爲后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昭襄王母楚人姓羊氏號宣太后武王死時昭襄王爲

乘吾敝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懼之楚懼而不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

而拔宜陽楚王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逐亡臣因爲楚王曰寡人固無他而許楚王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對曰

按通鑑綱目報王八年秦拔宜陽秦君卒弟稷立母

芊氏治國事以舅魏冉爲將軍

赧王九年秦以嚴君疾爲相甘茂罷趙略中山遣使

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歸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田以宜陽之郭爲墓於是出私金以益

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宜陽未得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而外與韓朋爲怨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秦衆盡怨之深矣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爲韓氏先戰

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韓必相御也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抑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薄必疾則茂事敗矣秦王語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爲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

按史記秦本紀武王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魏太子來朝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

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臘八月武王死族孟

說武王取魏女爲后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昭

襄王母楚人姓羊氏號宣太后武王死時昭襄王爲

乘吾敝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懼之楚懼而不

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

而拔宜陽楚王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

曰王逐亡臣因爲楚王曰寡人固無他而許楚王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對曰

按通鑑綱目報王八年秦拔宜陽秦君卒弟稷立母

芊氏治國事以舅魏冉爲將軍

赧王九年秦以嚴君疾爲相甘茂罷趙略中山遣使

約秦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元年嚴君疾爲相甘茂出之魏

按通鑑綱目報王九年趙君略中山及胡地遣使約秦韓魏齊並致胡兵

報王十年秦魏冉弑惠文后出悼武后歸于魏秦王逆婦于楚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爲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后出歸魏

按楚世家懷王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歸

按通鑑綱目報王十年秦魏冉弑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歸於魏

按通鑑綱目報王十年秦魏冉弑唐昧取重丘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七年拔新城殺其將景缺

按通鑑綱目報王十五年秦軍大敗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

按通鑑綱目報王十六年秦以田文爲丞相秦取楚八城誘楚王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秦與

按通鑑綱目報王十二年秦取魏蒲坂晉陽封陵取

韓武遂齊韓魏伐楚楚使太子橫質於秦秦救之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十三年魏朝于秦秦韓會于臨晉秦復與魏

蒲坂楚太子橫殺秦大夫亡歸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五年魏王來朝應亭復與魏

蒲坂

按通鑑綱目報王十三年秦魏韓會于臨晉楚太子

橫殺秦大夫亡歸

報王十四年齊取韓穰地蜀侯叛秦秦誅之秦韓魏齊伐楚秦取重丘秦公子悝質于齊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六年蜀侯煥反司馬錯定蜀庶長吳伐楚斬首一萬涇陽君質于齊按通鑑明年齊八年使將軍辛亥攻楚取新市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韓使暴驚共攻楚方城取唐昧按楚世家及通鑑紀于六年乃與齊魏韓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

按通鑑綱目報王十四年秦取韓穰蜀守叛秦秦誅之秦韓齊伐楚殺其將唐昧取重丘

報王十五年拔楚新城殺其將景缺按此年表作襄城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七年拔新城樗里子卒

按通鑑綱目報王十五年秦軍大敗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

按通鑑綱目報王十六年秦以田文爲丞相秦取楚八城誘楚王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秦與

按通鑑綱目報王十二年秦取魏蒲坂晉陽封陵取

韓武遂齊韓魏伐楚楚使太子橫質於秦秦救之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十三年魏朝于秦秦韓會于臨晉秦復與魏

蒲坂楚太子橫殺秦大夫亡歸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五年魏王來朝應亭復與魏

蒲坂

按通鑑綱目報王十三年秦魏韓會于臨晉楚太子

橫殺秦大夫亡歸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五年魏王來朝應亭復與魏

蒲坂

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唯曰王母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

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

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元禮楚懷王大

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

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

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于齊

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

王與太子俱困于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

不宜乃詐赴于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畱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

不義于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

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

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

子太子橫至立爲王是爲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

稷神靈國有王矣

按通鑑綱目報王十六年秦伐楚取八城遂誘楚君

槐於武關執之以歸楚人立太子橫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

爲兄弟盟於黃棘太子爲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

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

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

境壤界故爲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

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

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以講二國雖去王必曰惜矣

秦王二十八年秦王之漢中上郡北河秦拔魏新垣

曲陽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二十年王之漢中又之上郡

北河

按通鑑綱目報王二十八年秦攻魏拔新垣曲陽

報王二十九年秦攻魏魏獻安邑以和封母弟涇陽

君于宛敗韓師于夏山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內魏獻

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涇陽君

封宛

按通鑑綱目報王二十九年秦擊魏魏獻安邑以和

秦出其人募徙之秦敗韓師于夏山

報王三十年秦拔齊九縣會楚王于宛會趙王于中

陽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二十二年蒙武伐齊河東爲

九縣與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

報王三十一年秦會燕魏韓趙伐齊破之會魏王于

宜陽會韓王于新城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二十三年尉斯離與三晉燕

伐齊破之濟西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城

按通鑑綱目報王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

韓趙之師伐齊入臨菑齊君出走其相淖齒殺之

殺下齊七十餘城秦魏韓會于京師

報王三十二年秦會楚王于郢又會于穰拔魏安城

秦丞相魏冉免趙獻璧于秦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郢又會

穰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去魏冉免相

接通鑑綱目報王三十二年秦趙會于穰秦拔魏安城至大梁而還趙使藺相如獻璧于秦

趙得楚和氏璧秦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欲勿

願奉璧而往城不入則臣請完璧而歸王遣之相

如至秦既獻璧視秦王無意償城乃給取璧遺從

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于秦秦王賢而歸

之趙王以爲上大夫

報王三十三年秦拔趙兩城會韓王于新城會魏王于新明邑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二十五年拔趙一城與韓王會新城與魏王會新明邑

報王三十四年秦大赦魏冉復相秦秦拔趙石城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二十六年赦罪人遷之穰侯冉復相

按通鑑綱目報王三十四年秦伐趙拔石城

報王三十五年秦攻楚遷罪人于南陽伐趙取代光狼又伐楚拔黔中楚獻漢北上庸于秦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二十七年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

按通鑑綱目報王三十五年秦白起伐趙取代光狼城司馬錯因蜀伐楚拔黔中楚獻漢北上庸于秦

報王三十六年秦攻楚取鄖鄖西陵赦罪人遷之秦

趙會于澠池

接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鄆鄆赦罪人遷之

按通鑑綱目報王三十六年秦白起伐楚取鄆鄆西陵秦趙會于澠池

報王三十七年秦攻楚取鄆燒夷陵周君至秦秦楚會于襄陵秦封白起爲武安君

鄖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從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

爲秦所輕于是曰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

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于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

于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驚大受

其敵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

是也致至而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

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

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于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

使成橋守事于韓成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

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

社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

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

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

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

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

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

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

之衆恃甲兵之強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

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

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

伐之利而不知榆木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于前而易患于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于艾陵還爲越王禽于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璠于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竟免遇大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旣無重世之德于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墮剗腹拆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于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于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王若不耕路于仇讐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銅胡陵陽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莫強于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

帝若未能于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于楚誅令韓魏歸帝重于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必受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候若是王以十萬克鄭梁氏寒心許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一萬乘之主注地于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得痛而服矣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爲南郡楚王走周君來王與楚王會襄陵白起爲武安君

按通鑑綱目報王三十七年秦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楚徙都陳秦置南郡封起爲武安君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四年秦與魏韓上庸地

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得痛而服矣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爲南郡楚王走周君來王與楚王會襄陵白起爲武安君

按通鑑綱目報王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以和本紀割南陽在前年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六年秦秦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楚世宗作太子元

按通鑑綱目報王四十三年楚太子元質于秦秦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

按通鑑綱目報王四十三年楚太子完質于秦

按通鑑綱目報王四十四年秦攻齊取剛壽於明年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子穰侯

按通鑑綱目報王四十年秦伐魏魏割地以和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斬首四萬禽走魏入三縣請和

按通鑑綱目報王四十年秦魏冉伐魏韓救之大敗

魏納八城於秦秦復伐魏圍大梁魏又割溫以和報王四十一年秦伐魏魏入地以和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擊芑卯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四年秦與魏韓上庸地

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得痛而服矣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爲南郡楚王走周君來王與楚王會襄陵白起爲武安君

按通鑑綱目報王三十七年秦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楚徙都陳秦置南郡封起爲武安君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四年秦與魏韓上庸地

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得痛而服矣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爲南郡楚王走周君來王與楚王會襄陵白起爲武安君

按通鑑綱目報王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以和本紀割南陽在前年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六年秦秦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楚世宗作太子元

按通鑑綱目報王四十三年楚太子元質于秦秦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

按通鑑綱目報王四十三年楚太子完質于秦

按通鑑綱目報王四十四年秦攻齊取剛壽於明年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子穰侯

按通鑑綱目報王四十年秦伐魏魏割地以和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斬首四萬禽走魏入三縣請和

按通鑑綱目報王四十年秦魏冉伐魏韓救之大敗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五年秦圍趙闕與秦滅義渠以范雎爲客卿

按戰國策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賞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畱臣無謂也語曰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堪實要不足以待

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緣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爲其潤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闇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使人持車召之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以身受命躬竊閑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鈎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南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爲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猶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顧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

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上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貴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秦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閭閻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蹶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閭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生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之所以幸先王而不能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不可謂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樞以威楚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

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唐寸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尺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樞以威楚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八年中更胡傷攻趙關

與不能取

按通鑑綱目報王四十六年秦攻趙閼與不拔

報王四十八年秦太子質於魏而卒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四十年悼太子死魏歸葬芷陽

報王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懷秦廢太后逐魏冉芊

戎公子市公子悝以范雎爲丞相封應侯

按戰國策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

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

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

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

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

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

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

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

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敵卻於諸

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

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

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閭王之筋懸之廟梁宿

昔而死李充用趙滅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

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充

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

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

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

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懷

按通鑑綱目報王四十九年秦君廢其母不治事逐

穰侯芊戎公子市公子悝以范雎爲丞相封應侯

報王五十年秦立安國君爲太子秦太后芊氏薨秦

伐趙取三城遂伐燕取中陽伐韓取注人

按戰國策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

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魏子患之庸苟爲魏子說太

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

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

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

救過不瞻何暇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二年安國君爲太子十

月宣太后薨葬芷陽酈山九月穰侯出之陶

按通鑑綱目報王五十年秦君母芊氏以憂卒秦伐

趙取三城齊救却之遂以趙師伐燕取中陽伐韓取

注人

報王五十一年秦伐韓拔九城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韓

拔九城斬首五萬

按通鑑綱目報王五十二年秦伐韓取南陽楚太子元逃歸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

按通鑑綱目報王五十二年秦白起伐韓取南陽攻

絕太行道楚太子完自秦逃歸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五十三年秦攻韓楚納州于秦秦太子悝卒

按通鑑綱目報王五十三年楚納州於秦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降趙

報王五十五年秦拔趙上黨復大破趙于長平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

降趙秦因攻趙發兵擊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

擊大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按白起傳秦

昭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齗攻韓取上黨上黨

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接壤上黨民四月齗因攻趙趙

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斤兵秦斤兵斬趙裨將荀

六月陷趙軍取一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

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

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秦相應

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

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

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

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

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齗爲尉裨將令軍中

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

詳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

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

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

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

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

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

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

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

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叔王五十六年秦拔趙武安皮半定太原上黨韓趙又割地以和秦誘執趙公子勝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

君分爲三軍武安君歸王訖將伐趙武安皮半拔之

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

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按白起傳昭王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爲二王訖攻皮半

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

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

然趙亡則秦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

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郢漢中北擒趙括之

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

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

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民皆反爲

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

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

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

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

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

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

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按范睢傳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睢必報其仇乃詳為

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

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羸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脣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駭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到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按通鑑綱目紀王五十六年秦攻趙拔武安皮半定太原上黨韓趙又割地以和秦誘執趙公子勝既而

范睢歸之

按通鑑綱目紀王五十六年秦攻趙拔武安皮半定太原上黨韓趙又割地以和秦誘執趙公子勝既而

官常典第一百五十八卷

勸爵部彙考三十

周十六

報王五十七年秦圍趙邯鄲楚魏救趙

按戰國策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

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

以滅趙今寡人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有

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

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

厚葬傷者厚養榮者相饗飲食餉以靡其財趙人

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

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

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

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

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

也王曰寡人旣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

伐趙陵戰失利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

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

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大

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齒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

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

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

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

如神凡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

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妒以功諛誣用事良

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旣無良臣又無守備故

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廢梁焚舟以專民心

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士卒以軍中爲家

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

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

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

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

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旣

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遂能立功皆計利

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故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

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

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

浚池以益其固主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

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

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

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攻克攻

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

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

應侯歎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

復益發軍更使王陵代王陵伐趙邯鄲八九月死

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

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

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

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

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

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

懼伐其惰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

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

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

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

之威大邪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

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

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

陵戰不善免王陵代將其十月將軍張唐攻魏爲蔡

尉捐弗守還斬之按白起傳昭王四十九年正月

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

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

未易攻也且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

秦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

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

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不肯行遂

稱病秦王使王陵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

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亡武安君言曰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按平原君傳秦之圍邯鄲趙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按魏公子無忌傳秦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觀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羸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侯生曰公子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餓虎何功之有哉羸聞晉鄙之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羸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

於是公子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錐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按魯仲連傳秦兵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聞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且爲君責而歸之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且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因齊後至則斷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

於是公子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聞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且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因齊後至則斷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

之臣生則不能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

魏王五十八年秦白起有罪死魏救邯鄲大破秦軍秦攻魏進拔新寧中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歸秦按戰國策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旣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刭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卽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後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

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爲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

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爲士伍遷陰密張唐攻鄭拔之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武安君白起有罪死罷攻邯鄲不拔去還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晉楚流死河二萬人攻汾城卽從唐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初作河橋

注徐廣曰楚一作走正義曰按此時無楚軍走字是

按白起傳秦王強起武安君武安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旣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刭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卽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後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

鄆存趙 按范睢傳昭王用應侯反間賣趙趙以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襲誅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 按呂不韋傳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姫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爲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賣鄆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卽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後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

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早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召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官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托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鈞奇乃遂獻其姬姪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姪爲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齋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

按通鑑綱目報王五十八年秦殺白起魏公子無忌

大破秦軍邯鄲下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

報王五十九年秦攻韓趙遂攻周周王入秦盡獻其

邑三十六城

按史記周本紀報王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闢攻秦令秦無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摶攻西周西周君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報卒按秦本紀昭襄王五十一年將軍摶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首虜九萬西周君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闢攻秦令秦母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摶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王受獻歸其君於周

東周君元年秦丞相范雎免秦取周九鼎寶器而還西周公于郿狐

按戰國策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金帛於途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駁雄弘辨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澤入則指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頤以爲君王豈不辨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祥善事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

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因己以說復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母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爲秦僉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欲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離困辱悉忠而不解王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富貴不驕怠若此二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爲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戮辱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閭夫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爲主正亂批患析難廣地殲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千而身不退窮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一匡天下

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於天下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爲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郢郢再戰燒夷陵南井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帝業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龍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南攻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文解大夫種爲越王墾草柳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卒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句踐終括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授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以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時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

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名見與語大悅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謂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按史記周本紀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惠孤按秦本紀昭襄王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按范睢傳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憚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東周君二年秦伐魏韓王朝秦魏聽令于秦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五十三年天下來賓魏後秦使摶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按通鑑綱目丁未秦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於秦魏舉國聽令於秦

東周君七年秦以呂不韋爲丞相秦滅東周遷其君於陽人伐韓置三川郡按史記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使蒙驁伐韓韓獻成臯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按呂不韋傳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癸丑年秦伐趙定太原按史記秦本紀莊襄王二年使蒙驁攻趙定太原甲寅年秦拔魏高都沒攻趙取三十七城悉拔上黨置太原郡魏率五國攻秦敗之秦王楚薨子政立是

爲秦莊襄王三年魏安釐王三十年趙孝成王十九年

按史記秦本紀莊襄王三年使蒙驁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趙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四年

王龍攻上黨初置太原郡魏將無忌率五國兵攻秦

秦郊於河外蒙驁敗解而去五月丙午莊襄王卒子

政立是爲秦始皇帝

按續目莊襄王無四年事並紀於三年今從之

按魏公子無忌傳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

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

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

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

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徒以有魏也今秦

攻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

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

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

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

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

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

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

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

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

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

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

爲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

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

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

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

按魏安釐王三十年爲秦莊襄王三十年

按通鑑綱目莊襄王三年秦悉拔上黨諸城置太原
郡秦伐魏魏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師敗之追至函谷
而還五月秦王薨子政立

官常典第一回十九

周十七

趙
一

少康五十有二歲封庶子無餘于越以奉先王墓祀
安之巴越三刀錢廿六載三刀錢其元尚之皆百二十

指其言於三公雖十家起二公雖其分爵之百有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安是越春秋述之而君無余者夏禹之末祀也禹之

鱣者帝顓頊之後鱣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

壯未孽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爲人所感因

而姪孕剖脅而產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紐石紐在
山南一里有石室一孔竈其大者直二丈八尺
寬一丈一尺高一丈一尺

鑿西川七百弄之取道漢水滔滔五湖濱九州關塞四瀆壅閉旆乃覆中國之不康草黎元之罹咎乃

命四嶽乃舉賢良將任治水自中國至於條方莫薦

人帝靡所任四嶽乃舉鯀而薦之於堯帝曰鯀負命

受命九載功不成帝怒曰朕知不能也乃更求之得

舜使攝天子之政巡狩觀鯀之治水無有形狀乃殛鯀于羽山鯀投於水化爲黃能禹作能因爲羽淵之神功舉爾嗣考之勸禹曰僉小子敢悉考績以統天意惟當任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蹕功未及成愁然沈思乃案黃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於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甄赤帝在闕其巖之巔系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瑣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聞帝使丈命干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爲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農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文齋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水之理復返歸嶽乘四載以行川始於霍山徊集五嶽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遂巡行四瀆與益叡共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厖厖我家嘉夷來賓爲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于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嬃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嬃生子啓啓生不見父晝夕呱呱泣泣

禹行使太章步東西暨亥度南北跨八極之廣旋天
地之數禹濟江南省水理黃龍負舟中人怖駭禹
乃啞然而笑曰我受命于天竭力以勞萬民生性也
死命也爾何爲者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爲
我用龍曳尾舍舟而去南到計于蒼梧而見縛人禹
拊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哭之何也禹
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聞一
男不耕有受其飢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爲帝統治
水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
不能化民證也故哭之悲耳于是周行寓內東造絕
迹西延積石南踰赤岸北過寒谷徊崑崙察六扈脈
地理名金石寫流沙于西隅決弱水于北漢青泉亦
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于碣石疏九河于潛淵開
五水于東北鑿龍門闢伊闕平易相土觀地分州殊
方各進有所納貢民去崎嶇歸于中國堯曰俞以固
冀于此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領州統
伯以巡十二部堯崩禹服三年之喪如堯考妣蓋哭
夜泣氣不屬聲堯禪位于舜舜薦禹改官司徒內
輔虞位外行九伯舜崩禪位命禹禹服三年形體枯
槁面目黎黑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萬
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狀若驚鳥揚天駭魚入淵
晝歌夜吟登高號呼曰禹棄我如何所戴禹三年服
畢眾民不得已卽天子之位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
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羣臣一示中州
應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因傳國政休養以
計治國之道內美釜山州慎儀雷作之功外演聖德以